

我的旅伴

高爾基著

汪原放譯



我的旅伴



我的旅伴

蘇聯高爾基著

汪原放譯

上海亞東圖書館

在革命的前夜，高爾基（一八六九——一九三六）寫給一位阿美利亞詩人阿虎米揚：『大多數……就像生活在無人居住的荒島上，在生活之外。……不應該變成一個魯濱遜，不應該！必須生活，叫嚷，大笑，吵嘴和愛人！……』

——高爾基傳

我的旅伴

——一次旅行的故事——

第一章

我在敖得薩的港口碰見了他。一連三天，他的方方正正，結結實實的體格，很惹起我的注意。他的面容——一種高加索形——完全是一種漂亮的鬚鬚做骨架的。他把我纏住了。我看見他，一連幾小時，老是在那石頭的碼頭上站着，把他的手杖的柄，啣在嘴裏，只在朝着下面閑望，他的杏子一般的黑漆漆的眼睛，一直是在默望着港裏的爛泥水。一天至少有十次，他會踏着懶懶散散的脚步，在我的面前走過。他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呢？我開始注意他了。好像是爲了要惹起我的好奇心，他在我的路上經過的次數越發來得多了。到後來，他的裁剪得

● 敖得薩在蘇俄南境，黑海沿岸。

● 加高索是歐亞兩洲天然境界的標幟，橫亘在黑海和裏海之間。

很時新的，有輕微的格子的衣服，他的黑帽子，真像一個藝術家戴的哩，他的懶懶散散的閑蕩，以及他的淡淡漠漠的，無情無緒的，惱人的偶爾的望上一眼，對於我，真個成爲實在是熟識不過的了。他的來到，完全又是算計也算計不到的，有時是在港口，那兒，汽船的引擎和汽笛聲，鐵索的鏘郎鏘郎聲，勞動的人們的叫喊聲，一切的忙亂不堪的一個港口的，令人發昏的嘈嘈雜雜的聲音，把人們的知覺和感覺都控制住了，任何人的神經和腦子都是給他鬧得要發脹的要死了。不問是誰，只要是在這個港口，沒有一個不會陷在這架極其複雜，龐大無比的機器當中的，這兒需要的是不停的留心注意和無了無休的勞力。在這兒，任何人都是很忙的，有的是在上鐵路和汽船上的貨，有的是在下鐵路和汽船上的貨。任何人都是很疲勞的，任何人都要愁出病來了。任何人又都是急急忙忙的在朝東向西的跑着，嘴裏在叫着，喊着，詛咒着，滿身無非是灰塵和臭汗。在這樣的勞苦和動亂的情況裏，只有這一個單身的朋友，顯得真個是死氣沉沉，很令人討厭的，一直是在隨意兒的閑蕩，對於什麼事情都是一概不放在心上似的。

後來，是第四天，正午飯的時候，我打他面前走過，我下了一個決心，不論怎麼樣，要瞧瞧他究竟是一個什麼人。我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坐了下來，把我的麵

包和西瓜帶着，一面吃了起來，一面仔仔細細的望望他，瞧瞧他，一面又在打算，要想出一種什麼最適當的藉口來，動手和他談上幾句話才好。

他一直在站着，靠在一堆茶箱旁邊，毫無目的的，一直在東張西望，一面又用他的手指在彈着他的手杖，很像把牠當做了一支笛似的。在我，這真是再困難也沒有的了，一個人，一身穿得很像一個漂泊者，兩隻肩膀上無非又都是一個腳夫的繩索等等，而且全是醜醜的煤灰，竟想要和這樣的一位花花公子談上兩句心哩。但是，事情也真叫我詫異，據我看來，他也一眼只在望着我，他那眼睛裏的神氣，發出來的光，委實是令人不快的，很像饑涎欲滴了，簡直是很像一隻餓獸哩。我做出了結論，我的好奇心已經有了結局，這一定是餓了，於是，我連忙四面打了一看，然後用低低的聲音問着他道：『你餓了嗎？』

他很驚惶，也餓得露出牙齒來了，牠們真是兩排又很結實又很健全的牙齒。於是，他也懷疑似的東張西望了一回。其實，我們都並不曾給人們瞧見。接着，我把一半西瓜和一塊小麥麵包遞過去交給他。他從我的手裏，一下子便把牠們一齊都抓了過去了，隨即也就不見了，原來他便轉到一堆貨物的後面去，蹲在地上去了。他的頭，却時刻還要伸出來瞟一瞟的；他的帽子已經從前額推得往腦後去

了，兩朵烏黑的，很有濕潤的眉毛，看得很清楚。他的臉上是一臉的笑容，也究竟不知道是一些什麼莫明其妙的原故，他時刻都在瞞着我，也從來沒有一刻工夫，停止咀嚼。

我又向他做了一個手勢，要他等一會兒，我去買肉。我買了肉來，便給了他，隨即站在許多箱子旁邊，似乎完全做了遮住我的窮苦的花花公子的盾牌，省得他給外人看見。他一面在狼吞虎嚥，可是時時刻刻又要四面張望張望，好像很怕有一個什麼人會來一下子把他的吃的東西搶了去似的；但是在我回來以後，他這才吃得安靜得多，雖然還是未免太快，太饒，這也真叫我有一點兒難過，要來看顧着這樣的一個餓鬼。於是我調轉背，不對着他了。

『感激！真感激不盡！』他拍着我的肩膀，又扯住我的手，握得緊緊的，滿心歡喜的搖了又搖。

五分鐘後，他在告訴我他是誰了。他是一個喬治亞^①的王子，名字叫做蕭克洛·撲德斯，是高加索的克德斯的一個富有的地主的獨子。他在他自己的國裏會

① 喬治亞在外高加索西南部。從前是一個獨立國。後來屬俄。世界大戰後又獨立。現在是蘇維埃聯邦之一。

經做過一個火車站上的書記，在那時，他是和一個朋友同住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天氣很好，那位朋友忽然不見了，把王子的所有的金錢以及很值錢的所有的東西一概都帶走了。蕭克洛決意要去跟他的踪，偶然聽說他的從前的那位朋友買的一張車票是到巴統去的，於是他便登時動身到那裏去。但是在巴統，他才打聽得他的朋友又向前到敖得薩去了。當時王子蕭克洛又向另外一個朋友——一個理髮的借了一張護照，論起年齡來，倒也差不多，可是護照上面註明的體態以及特點，實在是沒有一處和他有絲毫相像的。到了敖得薩，他登時便跑到警察局去報失，他們一口答應，要把這個事件調查清楚。他一連等上了兩個星期，所有他的錢却都已經用光，因此，過去的四天，竟弄得一嘴東西都吃不上嘴了。

我把他的故事聽了，覺得倒也很合縫，真像誓約一般。他給了我的印象是誠實。我望望他，我很相信他，我又覺得替這個小子十分難過。他又並沒有多大——他只十九歲，但是看看他那麼老實，任何人都會把他當做一個比十九歲還要年輕些的孩子哩。一回一回的，他深深的發恨，他又想到他的那位知己朋友了，一個好好的人，竟會變成一個賊，竟會把他的那許多很值錢的財產一股腦兒都偷

得精光，現在，如果他的財產真個再也弄不回頭，蕭克洛的老父又是一個嚴厲的人，一定會拿起一把短刀來，一下子把他戳死的。

我想起來，如果我對於這個青年朋友不幫助他一下，這個食量很大的城市一定是會把他一口吞了的。我從種種的不足取的環境看來，我很明白，漂泊者的隊伍一定又會補充起來了，王子蕭克洛有種種的可能，要捲進這個令人可敬，但是又實在是不可敬的階級裏去了。我很有意要幫助他。可是我賺進來的錢又實在不夠給他買一張到巴統去的票子，於是我只得跑了幾個火車站的辦事房，要替他求得一張免票。爲了要幫助這位青年朋友一下，我提出來的理由是很有力而充足的，可是得到的結果是拒絕，理由同樣也是有力而充足的。我勸蕭克洛到城裏的警察總局裏去申請；這個意見，叫他感覺得非常不自在，他登時便說決不能到那裏去。爲什麼不能去呢？他說明他在一家旅館裏租着耽擱的房間的錢，他並不會付，旅館方面要他付的時候，他又曾打過一個人。這件事，很叫他着急，他不能不躲起來，省得出岔，因爲他覺得，這也是很有理由的，警察一定要追究事實，他的房間錢的確不會付，而且又還打過了人。此外，他也記不寧清了，他打的究竟是一下，或者是兩下，或者是好幾下了。

情形實在是變得分外的複雜了。

我決意再做工，做到我可以賺得一個數目，夠把他送回巴統。但是，唉！我登時明白了，我的計劃決不能很快的實現——而且也沒有方法可以叫牠很快的便實現——因為我的這個餓得半死的王子，吃起來，他一個至少要抵上三個，甚至三個以上。而且在那時候，有一大批農民，從俄國的發生饑荒的北部湧到了克里米亞來了，這一來，登時使得所有的船塢裏的工人們的工資又大大的減低了。我認認真真的，每天只能賺上僅僅八十個哥比，而我們的火食至少要費上六十個哥比。

我也沒有意思再在敖得薩耽擱下去了，因為我已經說明，剛纔打那王子面前經過的時候也說過，不再向前去，到克里米亞去的好。所以我索性對他提出一個下面的計劃來：我們應該步行到克里米亞，到了那裏的時候，我會替他另外再找一個同伴，他一定會和他一道再向前去，一直去到遠遠的第夫力斯的；如果我失敗，不能替他找得一個旅伴，我答應一定要親身和他一道前去。

- 克里米亞在俄羅斯西南部，突出於黑海，東挾亞速海，西鄰敖得薩灣。
● 第夫力斯在高加索地方中央。革命後，是喬治亞的都城。

那王子，很愁慘的，一眼只望着他的漂亮的靴子，他的帽子，他的褲子，同時又摸摸他的上衣，又用手拍來拍去的把上衣拍拍。他想了一會，連連的嘆了幾口氣，最後才同意了。於是我們一道動身由敦得薩步行到第夫力斯去了。

第二章

我們到了給爾孫的時候，我對於我的伴侶，有幾分認識了。他是一個慧直的，野蠻的，完全不會受過教育的青年；他吃飽了的時候，十分開心，只要餓了，登時便會垂頭喪氣，很像一隻非常結實，但是脾氣很好的野獸。在路上，他和我說了許多高加索的生活，又和我談了不少關於地主們的情形；他們的娛樂是怎麼怎麼的，他們對待農民的狀況又是怎麼怎麼的。他所說的一些故事也很有趣，也自有牠們的美點；但是根據這些故事，我的心上得到的印象實在是很不好的，特別是關於講這些故事的本人了。

且舉一個例子罷。有一次，有一個很富有的王子請了許多朋友到他家去吃酒。他們很自由的喝了不少各種各樣的高加索的酒，又吃了不少各種各樣的高加

索的肉。酒後，那位王子又帶着他的許多客人到他的馬房裏去瞧瞧。他們把馬都備好了，王子揀了一匹最漂亮的，騎着到田間去了。那是一匹火龍一樣的好馬！對於那匹馬的體態和步法，客人們沒有一個不稱讚。那位王子重新又騎了上去，到田間再去跑上一圈，同時，只見有一個農民也出現了，騎着的是一匹很好的白馬，要去趕王子——他果然趕上了，笑得很驕傲！王子在許多客人面前，覺得很丟臉！他把肩頭一皺，做了一做手勢，要那個農民到他面前去；他隨手却拔出他的短劍來一揮，只見那人的頭登時便飛離了他的身子。他又抽出手鎗來，對準白馬的耳朵，又是一鎗。然後他跑到法院裏去自首，結果判處了薄懲役。

這個故事，從頭至尾在說來的時候，處處有一種對於王子十分憐惜的情調。我努力要叫蕭克洛明白，他的憐惜，委實是很不妥當的。

『王子是並不多的，』他帶着教訓式的批評，『農民有的是。爲了一個農民，責罰王子，實在不公正。有什麼呢，農民不是到底只不過是一個農民嗎？他再好，也只不過是一個農民罷了！』他滿滿的抓起了一把泥土來，又道：『一個王子是一顆明星哩！』

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們爭論了一番，他大怒。他在大怒的時候，露出來的牙齒

很像一匹狼，他的體態也顯得分外的殘酷和分外的強橫。

『瑪克森，關於高加索的生活，你簡直是莫明其妙！你不如閉着你的嘴！』他叫了起來。

所有我的爭辯顯見得是毫沒力量，再也打不破他的意直的信念的。在我覺得是很明白的事情，在他却覺得完全是糊塗的。我的爭辯再也鑽不進他的腦子；但是，如果有的時候，我對他提出一番意見來，意思是要他明白過來，理由呢，實在也比他的充足，而且價值也在他的之上，那時候，他又不過說：

『那麼你到高加索去住一住罷，那時候，你自然會知道，我是完全對的。不問是誰，只要做事，第一要做得公正。你說的話，我為什麼要來相信呢？只有一個人說這樣的事情是完全錯的；可是有千千萬萬人却都說這完全是對的！』

當時，我只有銜口不言了，一面覺得遇見這一類的情況，靠口頭說說，實在是毫無用處的；對於一個人，一味相信像這樣的生活才完全是正當而合法的，只有事實可以來把他駁倒了。我一直閉着嘴不響，他覺得是勝利了，因為他堅決的相信，對於生活，他最明白，而且他的對於生活的學識是再也不可動搖的，十分堅定的，完全無缺的。我的不開口，對於他，似乎倒給了他一種權利了，把那高

加索的生活的許多故事的調子更加提得高高的了——一種生活，充滿了野蠻的美麗，完全是火一般的熱烈的，完全是原始的。那許多故事，雖然對於我都覺得是很有趣味的，很有吸引力的，可是一直很惹我的惱怒，很惹我的厭惡，因為牠們都是很殘忍的，一味崇拜錢財，崇拜勢力，這是他們常常要用來擺威風的，其實，又完全沒有一種什麼道德，所謂用來把人們聚在一塊兒，要平等的過活的道德。

有一次，我又問他，知道不知道耶穌是怎麼教人的。

『是的，我當然知道！』他回答着，聳了一聳他的雙肩。

但是，關於這個題目，我把他考驗了一下，結果是，他所知道的，只不過是說有一次，有一個什麼叫做耶穌的，他反對猶太人的法律，因為他的反對，猶太人把他送到十字架上去用釘子釘死。但是，他是一個上帝，在十字架上，並不會死去，而且上了天去了，從新再拿了一套新的法律給與了世界。

『那是一種什麼法律呢？』我問道。

他用一種帶着諷譏的懷疑的態度望着我，顛倒問着我道：『你是一個基督教徒嗎？好的，我倒也是一個基督教徒。世界上的人，差不多個個都是基督教徒』

哩。好的，那麼你爲什麼還要來問我呢？他們怎麼過活，想來你自然是知道的；他們無非是要遵守着耶穌的法律囉！」

我很受感觸，所以我誠誠懇懇的，要把耶穌的一生說給他聽聽。起初，他倒也很留心的細聽；可是這種的注意，時間並不能持久，只見他又開始打呵欠了。我也明白，要想打動他的心，這是沒有用處的，後來我想着，對於他的頭腦，最好要用一用巧妙的手腕，於是我拿精神上的互助，學問上的觀摩的機會，以及服從法律的好處，大略講給他聽聽，又對他說了一番道德律，其他也就一概略去不提了。

『只要他自己是意志堅強的，他自己就是法律！他並不需要什麼學問；那怕是一個瞎子，他也會找得到他自己的道路！』王子蕭克洛回答着，一面顯得是毫無生氣的樣兒。

是的，他對於自身，從來忠實。這個情形，叫我對於他倒又覺得有幾分敬意；不過有時候，對於王子蕭克洛的野蠻和殘忍，總不免覺得始終有好幾分厭惡。可是，我並不會完全失望，有時候還想找着某幾點，要叫我可以和他接觸，有時候又還想尋出某幾種理由，使得我可以和他接近，做到互相瞭解的地步。

我開始只用最簡單的語言和王子談談，一面又試來試去，要把我自身的知識水準，放得和他差不多的程度。他似乎也看出了我的企圖，但是非常明顯，他完全誤會了，從來認為我對於他，已經是承認他的道理比我的委實要高明得多了，只要和我談話的時候，竟採取了一種大量寬容的態度似的。我覺得很難受，因為那一類的信念，在我是很明白清楚的，所有我的一切的爭辯，現在，碰到了他的那一方對於生活的概念的石頭牆，已經是完全粉碎了。

第三章

不久，我們已經把皮而科甫，丟到我們的後面去了。我們已經漸漸的走近了克里米亞山。過去的兩天，我們只看得見牠高聳在天際。那克里米亞山是灰藍色的，看了去，真很像一堆一堆的，波濤一般的輕雲。我在很遠的地方，對於牠，真很贊美，我一直在夢想克里米亞的南方的海岸了。那王子只在哼着喬治亞的民歌，真令人愁悶。我們已經把錢用光，在這一帶，又並沒有可以賺上一點錢的機會。

我們轉身向着非多西亞了，那是一個正在建設中的港口。那王子說是他也要